



〔美〕西德尼·谢尔顿／著

刘 砚 冰／译

明星的坠落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长春

〔美〕西德尼·谢尔顿／著

刘 砚 冰 ／ 译

明星的坠落

译者前言

我不愿在此对本书的内容大加评述，以避轻视读者鉴赏能力之嫌。我只谈些与本书有关的书以外的东西。

I. 原著 我译本书，完全是由于杜玲(Linda Lewis)小姐的推荐。在读本书原著之前，我一直以为西德尼·谢尔顿是一位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小说家”，没想到我刚把本书原著读三分之一，便已对谢尔顿先生刮目相看，并继本书之后，拜读了他已出版的全部长篇小说。

II. 作者 我是研究所谓的纯文学或者叫高雅文学的。但我却一直搞不明白，在严肃的文学作品中，哪种叫“雅文学”，哪种叫“俗文学”。巴尔扎克、狄更斯、马克·吐温、德莱塞等一代文豪的作品究竟应归于上述哪一种。感谢西德尼·谢尔顿先生帮我解开了这个问题，使我终于认识到，真正成功的文学作品既没有绝对的“雅”，也没有纯粹的“俗”，而是雅俗共赏，相映成辉的。象上述几位大师一样，西德尼·谢尔顿成功地架起了“俗文学”与“雅文学”之间的桥梁，或者说彻底打破了“俗文学”与“雅文学”之间的界线，把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堪称是他们的优秀继承者。

III. 人物 纵观欧美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有这么一个苦难的家族，这一家族的成员都出身卑贱，都有一种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他们忍受了命运无数次的鞭打，忍受了难堪的孤独、寂寞、失望和痛苦，最终实现了希望，得到的却是

失望甚至绝望——他们成功之时反而成了他们毁灭之日。他们之中，我们较熟识的有于连·索黑尔、马丁·伊登、盖茨比等。在本书中，我们则又发现了他们的新的后代——托比·坦普尔和吉尔·卡索。

IV. 主题 作者迄今已经发表的8部才华横溢、汪洋恣肆的长篇小说中，几乎写尽了世界的每一角落——从酷热的非洲大陆最南端到寒冷的北极圈边，从灯红酒绿的伦敦到尘土飞扬的伊斯坦布尔……；几乎囊括了各个阶层的人——上至总统、议员、公司总裁、大法官、大导演、地头蛇……，下至跑龙套的演员、淘金者、娼妓、囚徒，同性恋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社会画卷——世界大战、总统竞选、大公司间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复仇的火焰、法庭的混乱、种族歧视的搏斗、……。归纳起来，谢尔顿的作品有三大主题：复仇，名利和权势对人的异化和践踏，兽性对人性的摧残。没有读过或者没有时间阅读谢尔顿先生全部作品的读者，了解上述这一点后，再读这部小说，肯定会受益匪浅。

吉林大学 刘砚冰

1987年11月22日

1969年11月里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载重5.5万吨的“布勒塔尼”号大型蒸汽班船正准备离开纽约港，航向勒阿弗尔时，船上发生一连串稀奇古怪、令人震惊的事件。

“布勒塔尼”号班船的总事务长克劳德·德萨德精明果敢、办事有方。他一直在“布勒塔尼”这艘“密封船”(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上供职15年，从没遇到过任何让他头痛生畏的棘手事。他为“布勒塔尼”号蒸汽船是艘法国船而感到无上荣幸。然而，在今天这个特殊日子里，似乎有1000个魔鬼在对他兴风作浪。美国国防警察支队和该航线自己的安全军队后来进行了周密调查和研究，最终也没能对那天所发生的异常现象作出丝毫合乎情理的解释。这对德萨德这位傲慢的高卢人的自尊心多少也是一点小小的慰藉。

由于事件所牵涉的人物声名显赫，因而世界各地的报刊都以头版头条报导了这一消息。但时至今日，也没人解开其中奥秘。

至于克劳德·德萨德，他如今已从横渡大西洋班船局告老还乡，在尼斯市开办一家小酒店。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顾客们讲述那个奇怪而难忘的11月的一天。

德萨德的回忆总是从美国总统送花开始。

启航前1小时，一辆带有政府牌照的官方黑色轿车开到位于哈德逊河下游的92号码头。一位身穿炭灰色西装的男人

走下车，手捧一束银制玫瑰花。径直走到跳板前，与“布勒塔尼”的值班长阿兰·萨福德交谈几句后，郑重其事地将花交给二副詹宁，由他把花带回船上，顺便请出克劳德·德萨德。

“我猜你肯定想知道。”詹宁汇报说，“总统派人送玫瑰花给坦普尔夫人来了。”

吉尔·坦普尔这个女人的照片，去年经常出现在从纽约到曼谷到列宁格勒的日报头版和杂志封面上。克劳德·德萨德从报刊上读到众多关于她的消息，诸如她在近期举办的“全世界最受崇拜的女性”投票选举中名列前茅啦，大批新生女婴被命以“吉尔”的名字啦，等等，等等。美利坚合众国就爱标新立异，拉大旗作虎皮，推出自己层出不穷的女英雄。如今，吉尔·坦普尔已成为其中一员遥遥领先的名将。她的不凡气度，她的所得所失，都引起全世界的极大关注。她有一部辉煌灿烂的爱情故事，而且远远不止于此：它包含有古希腊一切悲喜剧的成分。

说实话，克劳德·德萨德并不喜欢美国人。但在今天这种情况下，他则心甘情愿破个例。他对坦普尔夫人可谓顶礼膜拜。她galante^①——这是德萨德所能表达的最高赞誉。他坚信她的这次旅行是该船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

这位总事务长暂时把吉尔·坦普尔放在脑海一边，集中精力查看乘客名单。搭乘该船的总有一帮子美国人所谓的V·I·P^②。德萨德很厌恶这个缩写词，尤其是自从美国人大张旗鼓而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树立要人名人之后。他注意到一位资产雄厚的企业家的太太这次是独身旅行。德萨德会意地微微

注① galante——法语，意为“高尚文雅”。——译者

② V·I·P·——英语very important person 的缩写，意为“大人物”、“要人”。——译注

一笑。然后一目三行地在乘客名单上寻找黑人足球明星马特·埃利斯。找到时，他得意地朝自己点点头。德萨德还兴趣盎然地发现，在两间相邻的船舱里，分别住有一位重要议员和一位南美脱衣舞女卡琳娜·罗卡，后者的芳名在近期的新闻报导中时常出现。德萨德的眼睛顺名单往下浏览。

大卫·凯尼恩——这是一位富翁，腰缠万贯。他以前曾搭乘过“布勒塔尼”。德萨德记得大卫身体精壮，皮肤黑红，仪表堂堂。他性情稳重，一眼看上去，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德萨德在大卫·凯尼恩的名字后面记上C.T.——英文“船长桌”的缩写字母，意为该乘客在本次旅途中，将与船长同桌共餐。

克利夫顿·劳伦斯是最后1分钟订船票者。总事务长微微皱起眉头。唉，这下可有点小麻烦了。他该怎么对待这位劳伦斯先生呢？这个问题一度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劳伦斯先生当年当之无愧应该坐在船长桌边，而且他还总洋洋得意地高谈阔论每一个人的风流韵事。克利夫顿乃影视界里的权威代理人，当今娱乐界里的许多头号明星都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可如今，唉，劳伦斯先生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位经常是非豪华“公主舱”不住的代理人，这次却订了一间底层单间。尽管是一等舱，却有点……克劳德·德萨德决定暂不决定，等看完其他人名后再说。

搭乘该船的还有一位皇族贵亲、一位著名歌剧歌唱家和一位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小说家。

敲门声打断德萨德的注意力。一位名叫安东尼的勤杂工推门进来。

“唔——什么事？”克劳德·德萨德问。

安东尼用粘糊不洁的眼睛打量着他问：“你命令电影院上

锁了吧？”

德萨德拧起双眉道：“怎么？”

“我猜就是你。别人还有谁能这么做呢？几分钟前，我检查安全和秩序，发现门都上了锁，可听声音，好象有人在电影院里放电影哩。”

“船不启航，从不许放电影。”德萨德斩钉截铁地说，“而且那些门必须立即上锁。我待会儿去看看。”

若在平时，克劳德·德萨德会马上去调查这一报告。但今天，他有万端繁乱的头绪急需在12点钟启航前理清。他收的美元尚未清点，一套最好的船舱两次订错，蒙田船长订购的婚礼用品给误送到了别的船上。船长知道后，肯定会大发雷霆的。德萨德静下心来，聆听该船四部轮机熟悉的发动声。他感受到“布勒塔尼”滑离码头、回归航道时的颤动。不一会儿，德萨德再次一头扎进那万端头绪中。

半小时后，一位名叫莱昂的舱面船员走进来。德萨德不耐烦地抬起头，“什么事呀，莱昂？”

“对不起，打扰您一下。我想我应该告诉您……”

“嗯？”德萨德带理不理，仍在全神贯注编排本次航行中在船长桌边进餐人员的座次。船长并不乐意做这份社交工作，同乘客共进晚餐只是他必须例行的一项公事。德萨德的任务就是设法把这桌进餐者安排得agréable^①。

“是关于坦普尔夫人……”莱昂说。

德萨德立即放下手中的铅笔，抬起头，小黑眼睛里闪出惊诧的亮光，“怎么？”

“几分钟前，我路过她的船舱，听见里面的高声说话和一

注①：agréable——法语，意为“心满意足”、“恰到好处”。——译者

声尖叫。门关闭着，很难听清里面的声音，好象她在喊：‘你害了我呀，你害了我’什么的。我认为我不宜插手，所以特来禀告您。”

德萨德点点头：“你做得很对。我这就去看看。”

德萨德目送这位船员走出去。何人竟敢伤害坦普尔夫人这样的女人，真是胆大妄为。德萨德这位“高卢骑士”顿时给激怒了。他戴上制服帽，偷偷朝壁上的镜子里瞥一眼，昂首阔步朝门口走去。恰在这时，电话铃响了。这位总事务长略一迟疑，然后抓起听筒，“我是德萨德。”

“克劳德——”是三副的声音。“天哪，快派人带警察到电影院里看看吧。那里遍地是血呀。”

德萨德背部抽过一股冷气，“马上就去。”德萨德允诺道。他挂上电话，派去一位勤杂员，随后拨动随船医生的电话号码。

“安德勒吗？我是克劳德。”他极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和，“我只是想问问是否已经有人去看过病……不，不。我不是想要晕船药。那人可能在流血，也许流得挺厉害……我知道了。谢谢你。”德萨德挂上电话，心里愈来愈惴惴不安。他离开办公室，快步走向吉尔·坦普尔的船舱。他刚走一半，又一件怪事发生了。德萨德来到甲板上时，感到船在减速。他膘一眼洋面，发现他们已经到达安布罗斯灯船停泊处。“布勒塔尼”将在这里丢下领航拖船，径直奔向波涛汹涌、广阔无垠的大海。然而相反，这艘班船却渐渐停下来。什么异常事件正在发生。

德萨德慌忙奔到围栏边，向外张望。在下方的海面上，领航拖船已安然停靠在“布勒塔尼”的货舱口，两位海员正在从班船往拖船上搬运货物。这时，德萨德看见一位乘客从船的出口走上小船。德萨德只能远远地瞥那人背部一眼。但

他肯定自己的判断力发生了错误。这简直不可思议。事实上，一位乘客这样贸然离开该船之事实属鲜见。这位总事务长不能不感到一丝震惊。他转过身，三步并作两步朝吉尔·坦普尔的船舱走去。他敲门，不应；再敲时，里面才传出些许声响。“坦普尔夫人，我是克劳德·德萨德，总事务长。我来看你有什么吩咐没有。”

没有回答。此刻，德萨德体内的警觉系统发出警报。本能告诉他出了什么可怕的乱子，而且他预感到这一切都起因于这一女人。一连串疯狂、凶残的暴力景象映入他的脑海——她被谋杀了或被绑架了，要不就是——他伸手拧舱门的把手。门没锁。德萨德轻轻把门推开，发现吉尔正呆坐在船舱的尽头，背朝他向舷窗外张望。德萨德张口想说话，但面前这尊石雕般冰冷的形象无声中遏止住他。他窘迫地站在那里，正进退两难时，船舱里突然爆发出一串刺耳的惨叫声，象来自一头受伤的猛兽。在这深沉的痛苦面前，德萨德感到无能为力，便蹑手蹑脚退出去，随手轻轻带上舱门。

德萨德在舱外滞留片刻，倾听从里面传出的无词叫喊。他猛然顿悟到什么，浑身颤抖地转过身，朝主甲板上的电影院走去。一位勤杂工正在拖院前的血迹。

Mon Dieu^①，德萨德心想。接下来又该发生什么怪事呢？他开电影院的门，门没锁。德萨德走进这座能坐600名乘客的现代大礼堂。礼堂里空无一人。他凭冲动走向放映室。门上了锁。只有两个人掌管有这道门的钥匙，他和放映员。德萨德用他的钥匙打开门，走进去。一切似乎都正常。他走到两部世纪牌35毫米放映机前，分别把两手放在上面。

注① Mon Dieu——法语，意为“我的上帝！”或“天哪！”——译者

第一部

1

密执安州底特律市是1919年世界上唯一保持不败地位的工业城。在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底特律给盟军提供大量坦克、卡车和飞机，对盟军的最后胜利起到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如今，战火已经熄灭，底特律欣逢盛世，更是如鱼得水，全面革新机械设备，产业再度兴旺发达，日产汽车4000余辆。底特律市生机勃勃的工业发展，招来世界各地的技术工人和一般劳动者。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更是蜂拥而至。

在这股移民潮流中，有一对德国新婚夫妇，新郎叫保罗·坦普拉豪斯，新娘叫弗丽达。保罗婚前是慕尼黑一家肉店的学徒，娶弗丽达得一笔嫁妆后，就漂洋过海，移居到美国纽约，私开一家肉店，生意很快出现亏损，不得不迁往圣路易斯、波士顿，东奔西跑，四处碰壁，最后定居底特律。在这个工矿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时代，肉类需要量迅猛增长。保罗看准这一时机，每到一地，总以开肉店为生。他是好店主，却不是合格的生意人。事实上，他热衷的是写诗，而不是赚钱。他常常一连几小时神游于音韵与诗意的幻想中，并且把偶得的灵感记录下来，寄给报纸杂志。但这些报刊的编辑先生们似乎都有眼无珠，从来没看中过他的一首“杰作”。在保罗这位“诗人”看来，钱乃身外之物，无足轻重。

他对谁都赊帐。于是乎，当地很快便流传开一句顺口溜：你要是没钱，又想吃好饭，就请去保罗肉店。

保罗的太太弗丽达没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美貌。在保罗闯入她的生活，向她——或者说按常规向她父亲求婚之前，她的闺中生活很平淡，没和任何男人有过瓜葛。弗丽达请求父亲答应保罗的要求。其实，老人根本不用劝，他正怕弗丽达会妨碍他以后的生活，巴不得早日把她这盆水泼出去呢。为此，他甚至还特意增加了女儿的嫁妆，以便女儿女婿婚后远离德国，到一个新世界闯荡去。

弗丽达对保罗可谓是一见钟情。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诗人是什么模样。保罗虽瘦，却文质彬彬。他有一双淡灰色近视眼，一头日见稀疏的头发，俨然一位老学究。不出几个月，弗丽达便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位英俊小伙子确是她梦寐以求的心上人了。她对自己的相貌从不报任何幻想。她浑身上下肉嘟嘟的，象一颗硕大无朋的生土豆。她的唯一动人之处是她那一双水灵灵的龙胆蓝眼睛。除此之外，她脸上的一切器官似乎都是属于他人的：鼻子是她祖父的，大而圆；额头是她叔父的，高而滑；下巴是父亲的，方而坚。但就其心灵而言，弗丽达不失为一位美丽的姑娘。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注重人的外表而忽视其内心，唯独保罗——她的保罗例外。然而，她永远不会知道，这同样是她的可悲之处，因为保罗看中她的，既不是她的外表，也不是她的心灵，而是她那些可观的嫁妆。他梦想的是拿这笔钱财成家立业，赚到足够的资本后，好全副身心投入他所热爱的诗歌创作。

弗丽达和保罗到萨尔茨堡郊外的一家客栈里欢度蜜月。那是座落在一个景色秀丽的湖边的漂亮老城堡，被如茵的草地和叠翠的树林所环抱。弗丽达曾不止千百遍幻想过新婚之

夜的良辰美景：保罗反锁上门，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一边喃喃低诉着绵绵情话，一边动手脱光她的衣服。

可现实击碎了她的梦幻。一开始还的确如她想象的，他们走进房间里时，保罗随手反锁上门。此后的一切则和梦幻截然不同了。弗丽达躺在床上，极力克制住失望情绪。她奉劝自己，我的保罗会成为好丈夫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她又想错了。

蜜月过后不久，弗丽达开始用更加现实的眼光看待保罗。弗丽达是由一个德国的传统家庭妇女抚养成人的，所以她一心一意顺从丈夫，但这并不等于愚忠。保罗除写诗外，对生活毫无兴趣可言，因而弗丽达认识到，他们今后的生活将充满坎坷和艰辛。她很失望地发现，保罗几乎在任何方面都与她的要求相去甚远。保罗优柔寡断，弗丽达斩钉截铁；保罗做生意不开窍，弗丽达则精明有方。一开始，她默默忍受他好心赊帐，浪掷她的嫁妆，到他们搬到底特律后，弗丽达对此再也忍无可忍了。有一天，她突然闯进丈夫的肉店，抢过现金收入纪录机，劈头盖脸贴上一张告示：请勿赊帐。保罗被她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懵了。但这还仅仅是个开端。弗丽达继而进行一系列改革——提高肉价，作广告，给街坊邻居分发小册子，店铺昼夜营业等等。从此，肉店的大权顺其自然地落到弗丽达手中。弗丽达发号施令，保罗唯命是从。弗丽达一次次的失望最终使她成为暴君。她发现自己不仅意志坚强，而且具有很强的领导才能。家里的一切事务，诸如如何投资，何处居住，何方度假，何时生子等，全由弗丽达一人定夺。

一天晚上，弗丽达向保罗宣布自己计划受孕生子的决定，随即便让他投入这项艰巨而伟大的工作，折磨得可怜的保罗

痛苦不堪。他担心房事过度会损害自身健康，弗丽达却毫不退让。

3个月后，弗丽达欣喜若狂地向丈夫宣布：他可以休养生息了，因为他们的这项工作已达到预期目的——她有喜了。保罗想要女孩，弗丽达想要男孩。尽管这小两口儿争执不休，街坊邻居还是认为弗丽达肯定占上风。所以，最后弗丽达生下一男婴时，大家都丝毫不觉得奇怪。

按弗丽达的意志，孩子生在家里，由一中年妇女接生。分娩非常顺利，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讶。新生儿的一切部位都正常。

按照街坊一位老人的名字，弗丽达给孩子取名叫托比亚斯。保罗对弗丽达说，他来教育这孩子，因为抚养儿子天经地义是作父亲的职责。

弗丽达听罢，莞然一笑，却很少让保罗亲近孩子。弗丽达决心自己带养他。她用日尔曼人的家教教育他。5岁时，托比已长成一个两腿细长，身材瘦颀的男孩子，有一副若有所思的面孔，和一双酷似母亲的龙胆蓝眼睛。托比爱恋母亲，渴望她的抚爱。但弗丽达一天到晚在忙于养家糊口，无暇顾及这些事。她爱小托比，决心尽一切努力让他混出些名堂，绝不能象他的混帐父亲那样碌碌无为地荒废一生。弗丽达对托比各方面要求都相当严格，容不得他出半点差错。托比入学后，她常监督他做家庭作业。如果他被某一公式难住，她便鼓励他：“快——挽起袖子干！”而且她总要立在他身边，一直陪到他把问题解开。弗丽达对托比要求越严格，托比就越爱她。他时时处处唯恐惹母亲生气。弗丽达给托比的惩罚毫不留情，给他的表扬却吝啬得够呛。但她认为这都是为托比自己好。自

从她在产床上第一次把儿子接在怀里的那一时刻起，弗丽达就已知道，将来有一天，他一定能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尽管她不知道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达到这一目的，她却坚定不移地相信有这么一天，就象上帝曾俯在她耳边轻声告诉过她一样。在儿子还不明白她的这类言语之前，弗丽达便整天喋喋不休地对托比说些他一定能鸿运高升，平步青云之类的话。久而久之，年幼的托比逐渐领悟到他将有所出息，鹤立鸡群。但象母亲一样，他也不知道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他只知道母亲永远不会错。

托比童年时一些最幸福的时刻，是他坐在大厨房里做家庭作业，母亲站立在旧式大火炉前做饭的那些时光。母亲总是做出浓香的饭菜，上面漂满牛肉香肠的稠乎乎的黑豆汤，浅盘里装的肉乎乎的小香肠，镶着棕色毛边的土豆锅饼；或者她站在厨房中央的大案板前，用她那双粗壮的大手揉面团，不时地往上撒些雪白的面粉，玩魔术般地把面团捏成令人馋涎欲滴的Pflaumenkuchen^①或Apfelpkuchen^②。托比总爱走到她身后，伸出胳膊搂住她肥胖的身体。他的脸只到她的腰部。她身上散发出的沁人心脾的女性香气味与厨房里香喷喷的饭菜气味浑然一体。在这种时刻，托比心甘情愿为母亲一死。在他以后的一生中，他一嗅到用黄油烹调的鲜苹果气味，他的眼前便浮现出母亲栩栩如生的形象。

注① Pflaumenkuchen——德语，意为“李子饼。”

② Apfelpkuchen——德语，意为“苹果饼。”